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二十二章。

【子在陳曰。歸與。歸與。吾黨之小子狂簡。斐然成章。不知所以裁之。】

「《論語》經文雖然很短，但是誤會很多，我們不需要去考據，能了解其中的大意就可以了。《集釋》的考異、音讀所列的說法也很多，我們依從現今的版本經文就可以了。遇到特別難講的地方，再去研究《集釋》的考異、音讀。《論語》在宋代以前還沒有什麼大毛病，從宋以後才亂。」

『子在陳曰：歸與！歸與！』「孔子在陳」，在陳國，「想回魯國，為什麼要回魯國？有人說是魯國召回冉求時，或者其他說法。諸說紛紜，我們不必考據」。雪廬老人講這個就不必去考據了，是什麼原因不必考據。

「歸與！歸與！」就是「回國啦！回國啦！」「加重其辭，所以重複二句。」重複了兩句。

『吾黨之小子狂簡』，「吾黨之小子」，這裡這個「黨」，「不是現今的黨派」，不是現在黨派的意思，「而是指同學，孔子的弟子們志同道合，也沒有組織。吾黨，意思是我們」。我們的意思，不是黨派的意思。「小子，孔子叫自己的學生，年輕的學生們。」這個叫小子，這叫做年輕學生。

「孔安國說：簡，大也。不太苛細。大，指大道，不辦小事，不辦文章的事。因為從前人的文字好，注重文字時，便忘了道。現今的人文字不行，道更不消說了。」這個是我們現在人跟古人不同

的地方，古人懂文字學，現在人不學文字，文言都沒有學，所以文字都不行了，更不用談到道了。「你們也需要學文字，知道他筆下文字的重要點，所謂文以載道。」雪廬老人勸大家還是要學文字學，因為文是記載道的。「你們原來已經學佛了，算得是簡」，這個話就是對學佛人講的，當時蓮社的蓮友來講的，就學了佛算是簡了。「學大道了，但是文字不行。」學佛就是學大道了，但是我們文字學沒有學過不行。

「狂」，狂這個字是「敢為」。他很勇敢去做，這個叫狂，敢為。「今人也很狂，但是今昔不同，今日為狂妄」，所以這個地方講的狂，跟現在講的狂意思不同。這裡講的狂是敢為，敢做敢為，現在講的狂是狂妄，不同，所以今昔不同。「昔日是真有兩下子，狂得的道理」，昔日就是古時候，古人他狂，他真有，現在講兩把刷子，他狂得有他的道理。跟現在人的狂妄狂得沒道理，那不一樣的。所以這個狂，雖然他狂，但是他有道理。「例如《論語》中的長沮、桀溺、原壤，孔子很敬重他們。」這是舉出當時的人，這些人都稱為狂，敢做敢為，但是有他的道理，孔子很敬重他們。「孔子與原壤是幼小時的朋友，夠得上交情，無話不說，而且以杖叩其脛」，還以那個拐杖叩他那個腳踝。「孔子對原壤的責備，那是夠得上交情，才能如此。」如果不夠交情，那不能是這樣去責備他的。「孔子自然」，他的態度是自然，「不像宋儒道貌岸然」，好像很拘謹這樣，孔子是很自然的。「《禮記》說，原壤鼓木而歌，孔子說：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。上句是指原壤對他母親的關係，下句是指孔子與原壤的關係而說，原壤並沒有忘記他的母親，不然為什麼要鼓木而歌？狂者大膽，一切都敢為。」這是解釋這裡講狂它的意思。

『斐然成章』，「不是指對道狂簡」。「斐」，這個字是「文

質的光華，文質彬彬」，一個人學得文質彬彬的，「如此而已，但不懂得道」，道他不懂。

『不知所以裁之』，「有一種說法，學生自己不知；第二種說法，孔子說他的學生，將要返回魯國去治理。合起來說，弟子們外表像個樣子了，還差條理，我要回去調理他們」。這是第二種說法。

「我們所學的佛法，還不行，連皮毛也談不上，文理也不行，如《易經》艮卦說厲薰心的薰，凡是有希求，有想得就是心不平，不得就躁妄，便有煙。學這一章，希望你們自己能制裁自己，現在自己的文與道兩條到什麼程度了？自己省察省察。」

好，今天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